



她是帝国家喻户晓的丑女，
 饱受王室未婚夫的鄙视与羞辱，
 谁知凡身背后却是惊世才华，
 素颜的另一张面孔竟是倾国倾城。
 他是佛仙一水的顶级霸主，步步为营只欲问鼎忘川大陆，
 身体孱弱，却怀绝世之功，容颜虽冷，心匿无悔深情。

特工 皇后



中





特工 皇妃



中

目 录

第三卷 佛仙一水断肠处

- | | |
|-----------------|-----------------|
| 第十章 五色凤凰袍 /219 | 第十三章 不似离人泪 /236 |
| 第十一章 碧空含杀意 /225 | 第十四章 思君意怆怆 /243 |
| 第十二章 落日起仓皇 /231 | |

第四卷 绝地逢生赴他乡

- | | |
|----------------|-----------------|
| 第一章 武宗初长成 /252 | 第八章 东都戏天王 /283 |
| 第二章 天地生至宝 /256 | 第九章 不度梵城关 /288 |
| 第三章 灵兽常相随 /260 | 第十章 人间成炼狱 /291 |
| 第四章 寻衅天魁宗 /264 | 第十一章 圣城已不复 /294 |
| 第五章 琼浆溢灵气 /268 | 第十二章 重拾老臣心 /298 |
| 第六章 万里送丹心 /274 | 第十三章 云间花处觅 /303 |
| 第七章 金池薰蕙质 /279 | 第十四章 执掌天下计 /309 |

第五卷 望天涯下难相识

- | | |
|----------------|----------------|
| 第一章 深入黑魔林 /316 | 第四章 征战几人回 /331 |
| 第二章 百兽皆忘形 /322 | 第五章 沙场君莫笑 /334 |
| 第三章 烽烟有战声 /327 | 第六章 萤火迷人眼 /339 |

第七章 夜战火纷飞 /343
第八章 天阴月峥嵘 /349
第九章 长歌血洗箭 /353
第十章 情丝剪不断 /358
第十一章 壮士惨不骄 /362
第十二章 百兽舞回风 /367

第十三章 谁敢与争锋 /370
第十四章 游军归不得 /375
第十五章 一朝天骤变 /379
第十六章 荒原草木深 /383
第十七章 千里破敌阵 /387
第十八章 红颜终泣血 /392

第六卷 千里征程尘嚣嚣

第一章 异路同归处 /398
第二章 黑海夜惊魂 /404
第三章 凤凰本无心 /409
第四章 相逢岂不识 /414
第五章 海神降甘霖 /419

第六章 天君可立威 /422
第七章 立威问君峰 /426
第八章 缥缈何处寻 /430
第九章 千秋知何用 /435

第十章 五色凤凰袍

风无心话音落下，云弑天举杯，下方众贵宾齐齐举杯贺君王。

“梵天阁使者到……”然就在工夫间，殿外礼官突然又是一声通传，议政宫内瞬间鸦雀无声，众人齐齐朝殿外看去。

金光闪烁，日头暖暖。望天涯议政宫前，一行三人缓缓踏入。为首之人正是落羽在那山涧见过的帝梵天身边的书生男子，身后跟着的貌似是他的贴身护卫。

手中折扇轻挥，书生男子笑着上前施礼：“望天君王大喜，我梵天阁不请自来道贺，不知望天君王可否欢迎？”

云弑天冷眼扫向那书生男子：“亚无君。”

书生微笑，朝云弑天一拱手，对望天涯其他人却根本不与理会。

亚无君，梵天阁无官无职，不会斗气，就一文弱书生，却精天文知地理，心中之丘壑不比风无心差上半点，乃梵天阁无冕之王，地位仅仅在帝梵天之下。

今日他居然亲自来了，帝梵天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在座的众大势力面对这种情形都不敢做声，只是眼睛睁得比铜铃还大，生怕看漏了。

“若是真心来贺，我望天涯绝对以礼相待，欢迎之至，若非真心，那么……”风无心站在云弑天身旁，脸上也含笑看着亚无君。亚无君听言似笑非笑地看了云弑天和风无心一眼，又把目光转向一直没有出声的落羽。

“落羽姑娘，好久不见。”慢悠悠地朝落羽微笑施礼。仅仅八个字，却让周围静默的人开始沸腾起来。

此时落羽虽然还是女儿身，但是绝对不能再以姑娘相称。而且，“好久不见”是什么意思？难道望天涯的主母跟帝梵天有交情……

议政宫中的宾客们眼睛都瞪大了，亚无君朝落羽问候的话音一落，不等落羽接话或者周围的人有什么表示，他直接折扇一收，面色正了起来。

“今日奉我梵天阁主之令，于望天君王大婚之日，送上我梵天阁主精心准备的贺礼，以此聊表梵天阁与望天涯两国之间的深情厚谊。”最后四个字音色不重不轻，却让大殿中的所有人都听出味来，梵天阁和望天涯之间有深情厚谊？算了吧，两国之间有深仇大恨还差不多，见面没打起来就已经算是望天涯今日的大喜，这话说得真是意义深刻啊。

云弑天脸上不动声色，淡淡地道：“那本君可要多谢梵天阁主。”

“希望望天君王和落羽姑娘喜欢。”亚无君微笑着朝云弑天弯了弯腰，礼数很周全。说罢一拍手，大殿外立刻响起脚步声，四名高手抬着一凤凰木的大箱子走了进来，轻轻地放在地上。木箱长一丈，宽一尺，看起来很浅。

眼光一动，落羽看着进殿来的四名抬箱子的男人周身隐约的紫光闪动，这是四个紫尊高手？抬箱子都用的是紫尊高手……这什么意思？显示梵天阁高手如云吗？落羽不及多想，亚无君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他含笑看着落羽，温雅地道：“由于礼物太过贵重，我主不得不动用紫尊王者来为它护航，以免有丝毫损坏，否则就非我主的美意了。”说罢，轻轻地一挥，“此礼物乃我君王亲自督造，希望落羽姑娘喜欢。”语毕，四个紫尊王者同时齐齐一声轻喝，手中紫光隐显，小心翼翼地笼罩着木箱，看起来是在解开它的禁制。

大殿中的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坐在后面的甚至站了起来。帝梵天送来的礼物，亚无君亲自出马就不说了，居然要四个紫尊王者护送，现在还要如此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份贺礼真不知道贵重到什么分上了。

众人眼睛都快镶上去了，好奇心被高高地调动起来。只有望天涯一众人面色不动，反而各自暗自戒备起来。梵天阁跟望天涯从来都是对头，这礼……喜悦可能不会有，惊吓倒极有可能。

只有云弑天和落羽高高地坐着，不动如山。

紫色斗气光芒消弭，四位紫尊王者伸手，抬起那整块凤凰木箱子的盖子。大殿上的众人还没有看清楚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就被箱中陡然射出的五彩光华耀花了眼。

冷锐和璀璨交织在一起，有火的炙热与鲜明，有水的温润和波光，有金的耀目和犀利，有木的轻淡和碧绿，也有土的敦厚和浅黄。六种色泽从箱子中裹射而出，晃得人睁不开眼。

同时，一股猛烈的力量伴随着箱子的打开散发出来。霸气中夹杂着温润，温润中掺杂着冰冷，冰冷中蕴涵着厚重……那是一种几乎囊括了所有气息的交融。

大殿中的人瞬间震惊得几乎说不上话来，包括云弑天在内，也微微惊讶，挑了一下眉头。光华璀璨，盖过星光，就在这璀璨的光芒和强大的气压下，梵天阁的四个紫尊王者联手结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阵势，抵御那强大的气息。然后其中一人从凤凰木箱中捧出了帝梵天送上来的贺礼。所有看清楚了那份贺礼的人都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眼都看直了，有些人不敢置信地揉揉眼睛。

那是一件华服，一件精美得让人叹为观止的华服，或者说是大婚的凤袍。但这不是重点，它的重点完全显露在它的材质上。

凤袍全部以金丝串联而成，金丝上，火红色泽的凤凰乃是以蕴涵着火属性的魔兽内丹织就；白色的腰带是以冰属性魔兽内丹织就；点缀的云朵凤丝乃是以金属性和土属性的

魔兽内丹织就。构造成整件凤袍的其他部分，则分别以木属性的魔兽内丹、水属性的魔兽内丹等魔兽内丹织成。金丝为线，魔兽内丹为布，织就了这一件华丽到无法言喻的凤袍，落羽嘴角有一瞬间的抽筋。

全部以魔兽内丹织就，这到底要多少魔兽内丹啊……

“我主与落羽姑娘有缘，得过落羽姑娘照顾，今日落羽姑娘大婚，这礼绝对不能轻了。这一件凤袍乃我主特批，梵天阁用了十五日昼夜赶制而成，一共用了一万零一百七十颗魔兽内丹。”就在这满厅的震惊中，亚无君微笑着缓缓开口，说到这看了落羽一眼，笑道，“落羽姑娘大婚，怎能仓促而简陋。”意有所指的话让人起疑。

所有人都被那一万零一百七十颗魔丹的巨大数量给吓得不能言语了。在座的不是一方的霸主，就是霸主的使者，要说有钱和魔兽内丹，哪一个拿不出个千八百颗的。但是今天这一件凤袍就用了一万多颗魔丹，梵天阁这礼物也太重了吧，究竟什么意思。

殿外秋风送爽，桂花香味四溢。殿内一片沉默，寂静无声。云弑天靠在墨麒麟大椅上，眸子深处那冰冷的锐意酝酿而出。在他的大婚一宴上送落羽凤袍，帝梵天是什么意思？落羽的凤袍只能他送，只能他给，云弑天的眼睛开始黑得深沉而不见底。

旁边站在台阶上的风无心和云穹从震惊中最先醒悟过来，面面相觑。帝梵天这件礼物棘手啊。收？如何敢收，他们望天涯未来主母大婚的凤袍只能穿他们望天涯的，收了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不收？如此重礼望天涯居然不敢收，那岂不是怕了帝梵天。况且，这送礼的诚意那可是十足的。佛仙一水没明文规定凤袍不能送，只是大家都明白潜规则。而他梵天阁却有理有据，全部站在明面上。收与不收，都是……风无心和云穹感觉到一旁云弑天冰冷的气息，两人急得不得了。

“很漂亮。”这时，一直端坐凤椅上的落羽突然缓缓开口。

亚无君一听，立刻笑道：“那是当然，送你的礼，梵天阁怎能马虎？”骤出的声音打破了殿内的寂静，周围震惊中的众人回过神来，立刻就听见了这话。当下，所有异样的眼神都朝落羽看去。

梵天阁口口声声咬定是帝梵天送给落羽的，明面上说是送望天君王的贺礼，实则字里行间哪一句不是说送给落羽的。这望天涯的当家主母跟梵天阁主有一腿？立时，有幸灾乐祸的眼神，有狐疑的，有惊讶的，有皱眉的……种种含义丰富的眼神都射向了落羽。

云弑天刚要发难，落羽快速握住了他的手，轻轻地捏了捏，转头朝他一笑，既然是送给她的，那么她来处理。

“梵天阁主一番美意，落羽心领了。”脸带微笑，声音温润，落羽转头笑看着亚无君。

“不过大婚的凤袍，我还是想穿我丈夫给我准备的。”俏脸如花，语言间含着浓浓的情意，落羽看着亚无君，神色间是从容和大方。

一旁的云穹听完立时笑了，任他们再多的做法和手段都不及落羽这一句。只穿她丈夫

送的，多么体面大方，多么顺理成章。四方诸人神色迥异，只有望天涯一方势力都暗暗松了口气。

“穿与不穿是落羽姑娘你的事，梵天阁可不过问。”亚无君笑看着落羽，缓缓道。

“这么久了，望天君王还不收我梵天阁的礼物，是嫌弃我梵天阁送的礼轻了，还是嫌弃我梵天阁啊？”亚无君声音温润却言辞咄咄逼人，如此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反而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藐视之感。

议政宫中望天涯的人都恼了起来，转向了云弑天，云弑天袖袍挥起。风无心立时道：“如此重礼，梵天阁既然给我望天涯送上门来，望天涯岂会不收。”说罢，缓缓挪步朝那件凤袍走去。亚无君在一旁挥舞着折扇微笑，侧身让风无心走过。

风无心走上前，双手伸出，还没触碰上凤袍的边角，璀璨的凤袍突然五彩的光芒一闪，一道六色光芒飞射而出，直扑风无心。风无心瞬间感觉一股不属于任何斗气的力量猛地把他包围在了里面，就好像落入了沼泽。他顿时大骇，却根本无法移动，变故陡生，眼见风无心要血溅华堂。

云弑天冷哼，袖袍挥出，只听一声沉闷的响动，风无心被远远地击了开去，撞上了大殿外的人。他刚才所站立的地方，一阵黑烟升起，脚下的黑玉石地面被毁得面目全非，直接凹下去一个大洞。洞里却一丝粉末碎屑都没有，被那黑烟化为粉末，大殿众人哗然。

“喔，对了。”亚无君好似此时才想起一般，恍然大悟道，“这凤袍以六种属性的魔兽内丹织就。望天君王应该清楚，不同属性的魔兽内丹互相排斥，不能兼容。而这件凤袍给落羽姑娘是最好的，乃梵天阁收集了大陆上所有的魔丹品种造就。副作用就是它们互相排斥，自行形成攻击。”

听了这话，满脸愤怒就要动手的燕尘、燕飞等人同时一愣，按捺下了杀气。

这话是没错，不同的魔兽，不同的级别，确实排斥，只是从来没有人将这么多魔兽内丹拼凑在一起织成凤袍。还真不好说梵天阁是有意还是无意，至于这攻击效果……风无心，他们望天涯的第二大高手，居然一个照面就差点在它的攻击下丧生，望天涯众人脸色不大好看了。

落羽以指尖刮了刮眉心，侧头看着那件五彩斑斓的凤袍。她刚才若是没看错，这不是斗气的攻击，好像是阵法。不同于忘川大陆的阵法，有点像是古武中八卦、九宫、四相……这倒是稀奇了，以阵法引动魔兽内丹的力量发出攻击，这么与古武贴切的攻击，帝梵天居然会？

亚无君看着望天涯众人突然沉默，慢条斯理地挥舞着折扇道：“怎么，望天涯无人吗？连我梵天阁送来的礼都收不下。”此话一落，大殿内瞬间杀气狰狞，气温直线降下，望天涯群臣杀气腾腾。而亚无君全部无视，只似笑非笑地看着云弑天。

云弑天面上什么多余的表情都没有，袖袍一拂，站起身来。在门边仓促立好的风无心

嘴角带着血色，见状面上焦急之色闪过，这种力量太诡异，他仅仅一个照面……他们君王的伤才被压制，这梵天阁今日是光明正大来挑衅他们君王的么？

望天涯的人都有点急了，云弑天的伤不能再复发了，但是连风无心都不是对手，他们……燕尘等人都把目光若有若无地落在落羽身上，落羽一身莫名其妙的功夫也许……可是，也不知道落羽搞什么，这个时候居然撑着下颌定定地看着那凤袍，眼都不眨一下，根本没看见他们的暗示，这简直……燕飞等人手背上青筋都快崩裂出来了。

就在此刻，一直在落羽怀里睡觉的小银突然闭着眼睛从落羽的怀中扑出来，朝那件凤袍冲去。它冲得毫无征兆，落羽马上从沉思中反应过来，小银要干什么？但见小银扑了过去，那凤袍上五彩的光芒骤然大放。

一道交织成五彩的厉光瞬间朝着小银扑去，落羽的心立刻提了上来，可是还不等她做出任何反应，一声轻响，小银就好像撞上了一堵厚墙，被撞得弹了回来，朝着云弑天砸去。云弑天抬手袖袍一卷，把小银给接住了。就在这一瞬间，一直被望天涯众人当成废物看待的吞云貔貅从后宫跑了出来，它跃到那凤袍面前，双目锁定土系魔兽内丹，口水直往下流，恨不得冲上去一口吞下。

这是怎么回事？大殿众人纳闷。刚才风无心不是差点被一击毙命，怎么这小小魔兽居然只是弹回来？难道活着的魔兽与死了的魔兽之间还能通融不成？望天涯众人万分惊奇，不解地看着小银。

被云弑天卷住的小银，从他的袖袍中挣脱出来，飞跃跳到落羽的胸口。抓着落羽的衣领就朝着落羽不断地扭动小身子。怎么看，怎么像是在撒娇。

“你要那个？”落羽看看小银，再看看凤袍。小银要那玩意干什么？留着给它娶老婆穿？要求还真不高。

吃，要吃，养伤，还能增强力量。小银从来没有的激动，那么多的魔丹啊，吃了可以涨好多倍力量了，可比烤肉好多了，要吃，要吃。

落羽意会出小银的意思，醒悟过来。忘川大陆的魔兽内丹是可以提升斗气的。因为她要了没用，所以这一重要的因素被她直接忽视了。

要吃！要吃！吞云貔貅也转过头来对着落羽摇头摆尾。

“要吃吗？本君就取来让你们吃个痛快。”云弑天也看出了小银和吞云貔貅的意思，袖袍一挥，气息凛冽地朝前走去。

“慢着！”云弑天才跨出一步，旁边的落羽突然开口站了起来。

“我望天涯有的是人，些许小事何须君王出面，我来吧！”抱着小银，落羽看着凤袍，满脸的笑意。

“你……”云弑天转头看着落羽。

落羽朝云弑天使了一个眼色，放心，我自有办法。说罢，几步行了下来。云弑天见此，

矗立在那里没有动，既然落羽如此确定，他也不再多说。

“落羽姑娘，你可……”亚无君见落羽居然出面，眼波微动。

“还是称我云夫人的好，姑娘一称免了吧。”落羽淡漠着脸打断亚无君的话。她还有三天就正式嫁给云弑天了，姑娘一称已经不是对她的尊称，而是对云弑天的一种蔑视。

“既然如此，请。”亚无君听声辨意，也不多说，直接朝落羽示意，退开两步。

“主母小心。”燕飞、燕尘和燕林见状，高声喝道。落羽站在那璀璨的凤袍面前再度辨别了一下，嘴角勾勒出冷笑：“区区伎俩也敢在我面前卖弄。亚无君，回去后代我向梵天阁主传一句话，这凤袍我收了，改日我定当送他一份大礼。”最后四字咬音极重。帝梵天扣她父母，此仇非报不可。

一音落下，落羽突然以手做刀，不避不让，直接一手刀就朝那件凤袍中心位置劈去。光彩琉璃，五色斑斓，那六色光芒同时朝落羽射来，周围大殿众人抬眼定定地看去。

“哼。”落羽一声冷哼，手刀猛地一顿，两指指尖曲起，破空弹出。无形力量击出，这是根本看不见攻击。只见那六色的光芒一盛后紧跟着—弱，两色委顿下去。

一直微笑的亚无君诧异地看着落羽，她竟然没有如风无心那样丝毫动弹不了。

落羽两指弹出，光芒弱下，猛地就是一拳击了过去。瞬间，落羽清晰地看到那八卦阵心的魔丹粉碎开来。她五指并拢成爪，再度切近，一把朝那凤袍抓了下去，紧接着就是一撕。

立时，众人只觉电光火石间，精美的凤袍突然炸裂开来，漫天的魔丹四溅而射开，犹如天女散花，雨落尘埃。大家瞠目结舌，面面相觑。

毁了，一招之间就毁了，这……

“小小八卦阵也敢在太岁面前动土，想耀武扬威，还是回去再学两年。”落羽五指缓缓放开，掌心中一颗红彤彤的九级魔丹横陈在上。这就是八卦阵的关键，不懂古武的阵势不好破，如果懂，那就好破得很。魔丹雨落，小银和吞云貔貅大喜，扑上去抱着啃开了。

“这礼物挺合本君魔兽的胃口，送得好。”云弑天眼中闪过少许得色，缓缓地落座。话音刚落，大殿中惊讶得无言的众人立时反应过来。

旋即，此起彼伏的叫好、奉承声就响了起来。惊讶过后的亚无君正欲开口，殿外等候的梵天阁的人突然神色匆匆地走进，附耳对他说了几句。

亚无君瞬间色变，虽然立刻遮掩，却也被云弑天看个清楚。亚无君可是个喜怒不动声色的主，看来梵天阁有事。

“望天君王喜欢就好，如此梵天阁中还有事，我们就不多待了。”到口的话锋转变，亚无君就这么转身就告辞而出。

有问题，落羽回头与云弑天对视。

跟上去看看，云弑天示意燕飞。

可是燕飞还没有动，外间燕尘的情报第一下属突然横冲而来，久经训练的姿态全无，云弑天大为不满，出了什么事了。

第十一章 碧空含杀意

情报人员走到了燕尘身边，快速与燕尘耳语了几句。燕尘一听，容色大变，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一旁的云弑天和落羽也同时动容。

云穹是个精灵，立刻执杯朝落羽示意，嘴上道：“呵呵，来来，主母要敬大家一杯，以后望天涯的主母倚仗大家的时间还很多。”落羽意会，微笑着朝在座的人敬酒。

一杯过后，未正式大婚的女主人自然就不能再待在这样的场合与各贵宾把酒言欢。所以落羽笑着退去，而云弑天借着送落羽回去，光明正大地退席。燕尘、燕飞一边笑饮，一边不动声色地退开。

最后整个场面全部交给了云穹和燕林。云穹和燕林长袖善舞，把一众异常遮掩得滴水不漏，硬是让这在座的具是火眼金睛的人也没看出有什么端倪。

“出了什么事？”一进寝宫，云弑天就沉声道，他还很少看见燕尘情绪大变，而每次大变都是极重要的事情发生，落羽、风无心和燕飞也同时看向了燕尘。

燕尘面上扬起一丝古怪，有震惊，有惊喜，有诧异。“梵天阁大变！”

梵天阁大变，这是什么意思？梵天阁出了事？一听燕尘精简的这五个字，本来满脸严肃的几人立刻心里就松了一口气，只要不关他望天涯的事，梵天阁就是全毁了也无所谓。

“如何大变？”云弑天缓缓坐下。

“前三日，梵天阁黑木渊被挑了。”燕尘咳嗽了一声。寝宫中有一瞬间的沉默，包括对梵天阁了解不多的落羽都惊讶地扬高了眉头。

“开什么玩笑？”风无心揉了揉胸口，不敢相信。梵天阁黑木渊乃是仅次于梵天阁京都的重地，那里有着梵天阁武功最高的人，有梵天阁最贵重物品的珍藏，有梵天阁一切重要的事物和人，可以说，是与望天涯京都一个等级。黑木渊被人挑了，换过来看，可以直接被等同于望天涯的望天涯京都被挑了。

这简直让人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消息太假了吧。

“真的，是鹫传回来的消息。”燕尘沉吟道。

话已至此，众人不得不信。鹫乃望天涯安插在梵天阁的暗线，轻易不动用，今日居然

是他传回来的消息，可靠度很高。

“为什么被挑？”落羽对于梵天阁毕竟没有云弑天他们那么了解，短暂的惊讶过后，直奔主题。

燕尘猛地一拍手：“这话问得重要了，鸢传回来的消息说，三日前晚间，有神秘人潜入黑木渊，好像是寻找什么人，被黑木渊的高手们撞个正着。双方交锋下来，群雄俯首不敌，黑木渊损坏过半，无数看押的囚犯和重要人物逃脱，损伤相当严重。”说到这里，燕尘深吸了一口气，不容落羽等接着询问，快速接下去道，“来人武功深不可测，梵天阁十二天尊俱伤在他手下。据说那人的武功超越紫尊高手太多，级别已经无法定论了。”

他的话说完，云弑天的寝宫内寂静得可怕。

梵天阁十二天尊合起的力量就算云弑天也不敢去惹，居然就这么全部伤了，还是一个人？这个人……若这事情是真的，那这个人的武功已经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缥缈一族的？”云弑天伸手按着眉心。他领教过的，缥缈一族的族人强悍得离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程度。

“不大像。”风无心沉吟着开口，回来后云弑天给他讲过见那缥缈一族人的经过，原色的斗气和燕尘说的这个不太符合。

“难道又是隐世的家族？”燕尘后背凉凉的。从前只知道忘川大陆以佛仙一水为尊，佛仙一水以梵天阁和望天涯为尊，他们已经是最强大的。结果从古书上出一个缥缈一族，难道……

“他在找什么人？”落羽突然出声。燕尘看过去，他哪里知道。

云弑天却是心里一动，转头看向落羽。缥缈一族族人的东西在落羽她爹的身上，事情知道的人不多，难道有其他隐藏的氏族也想要？会不会找的就是落羽的爹娘？

在场的几人那都是鬼精灵级别的，一见云弑天看向落羽，立刻就明白过来，同时皱了皱眉。

“很多看押的重要人物逃脱……”落羽脸上却没有变色，只是指尖扣着桌面一字一句地道。

燕尘立刻眼睛一亮，接过去道：“你的意思是？”落羽的父母除了非羽三国，他们这里认识的人实在没几个，逃脱的人中有没有可能有落羽的父母呢？

“报，梵天阁急报。”外间一道禀报声突然响起。

“说！”

“禀君王，君云夫妇逃脱。”来人属燕尘的情报系统人员，也不迟疑，快速道。

“真的？”落羽一听，猛地跳了起来，脸上的惊喜无法掩饰。她的爹娘逃脱了？天，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消息。落羽十指扣拢，全身禁不住地狂喜颤抖。旁边的风无心、燕飞、燕尘眼中也是一喜，他们自梵天阁各处密地都布置有探子，君云这个事情上更是专门派遣有人注意。

“此事真假？”云弑天眼中也闪过亮光。

“我方几个探子已经亲自接触到人，此时正带着君云夫妇朝境内奔来。”情报人员快速禀上。黑木渊大乱，他们安插的探子借机冲进去从混乱中带出了君云夫妇。落羽一话听到这，狠狠地挥了一下手，真是太好了！

“我去接他们。”落羽狂喜极了，扔下一句话，抬脚就朝寝宫外跑。她等不及了，她去接他们。她已经失去过他们一次了，这一次她绝对不假别人的手，她亲自去带她的爹娘回来。

“等一下。”云弑天身形一闪，勾住了落羽的腰，扯住她道，“帝梵天呢？”

那情报人员立刻快速地翻动手中一叠情报，梵天阁动乱这么大的消息，虽然他们尽力压制，瞒得过佛仙一水，但是怎么能瞒得过望天涯遍布在梵天阁势力内的探子，那情报是从四面八方扑来，一时间多得看不过来。

“事发当日，帝梵天在回池，此时据回报他已经到了黑木渊，梵天阁人马调动，尽一切力量在压下这则惊天消息的同时，朝着我方救援人员的地方追去。”

“意思是他追上去了？”风无心沉声道。

情报人员翻遍一叠情报后点头。君云夫妇趁乱逃脱，帝梵天亲自赶回去追，这消息不可能有假，而且就算一方情报探子有问题，没道理这么多情报探子同一时间都出了问题，都反叛了望天涯。看来，消息十足是真的，梵天阁这一次要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

“走！”云弑天认可了情报的准确性，紧紧一搂落羽的腰，他亲自去接他的老丈人和丈母娘。

“君王，我去，三日后就是你的大婚……”风无心请纒道。

“不用。”云弑天一摆手，与激动的落羽朝前大步走去。

落羽此时满心喜悦已经全部控制不住了，她绝对不会坐在这里等风无心去抢人的。况且从这里到梵天阁黑木渊三天一个来回，够了，到时候有落羽的父母为高堂，大婚才真正是圆满的。

风无心、燕飞和燕尘三人相觑，知道云弑天已经做了决定，就不会再更改。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定下路线的云弑天对三人道。梵天阁大变，君云夫妇逃脱，帝梵天亲自追赶，这样的大好时机，他望天涯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不需要他来教。

“知道。”风无心快速应了一声，他岂会不清楚怎么做，立马将一切安排，快速布置下去。燕飞、燕尘和燕林三员大将跟随云弑天和落羽，率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将前去抢人。望天涯满涯的宾客和布置就交给云穹和风无心来应对，一切安排妥当。

十级魔鹫载着云弑天、落羽等人朝着梵天阁黑木渊的方向飞掠而去。

碧空高广，却隐含肃杀之意。一日一夜，十级飞鹫狂飞万里，到达荒城——帝梵天势力下最靠近黑木渊的城池。据探子回报，他们带着君云夫妇已经到了这里，这是个距离梵天阁黑木渊九百多里的小地方，杂草丛生，奇峰耸立，怪兽昼伏夜出，毒草漫山。

望天涯的探子选择走这里就为这荒城与望天涯的直线距离最近，适合人前来接应。

“好重的血腥味。”到了消息上接头的地方，云弑天一行人没有看见他们望天涯的探

子和君云夫妇，却闻到扑鼻而来的血腥味。落羽当即脸色微变，就要冲过去。

“镇定。”云弑天拉住落羽沉声道。

落羽回头看了云弑天一眼，将激烈的情绪压下去，颌首不语。云弑天则与落羽并肩朝前走去，身后，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将成扇形散开，各自召唤出自己的魔兽，开始悄无声息地朝前方预定的地点包抄而去。

燕飞和燕尘行走在云弑天和落羽的身周，而燕林则隐在了草丛中。群花遍地，山石嶙峋，姹紫嫣红的花团尽处，领头的落羽拐了一个弯。刹那，眼前情景整个的一变，黑色的山石横陈在大地上，黑黝黝的布满了山坡。眼前盛开的群花完全凋谢枯萎，青碧的草地一片残垣。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凌乱，到处都是破损的石头，攻击残留的痕迹和鲜红的血。落羽收拢五指，指甲几乎扎入掌心肉里，可犹自一点都没发觉。

尸体，破碎的尸体，有魔兽的，有人类的，乱七八糟地横陈着。这里，经过了一场血战。

“是风部的人。”燕尘看着眼前倒下的人，眉头皱紧。风部是隶属这一次派出去专门负责打听和营救君云夫妇的探子人员，此地看上去倒下了三十多个风部的人，几乎是派出去的人的一半之多。而对手倒下的是梵天阁的人，那一身的装束甚至没来得及改变和异装，是帝梵天的亲卫。

难道他们来晚了，帝梵天已经追上了？

“这是哪方的人？”燕飞突然挑起一具尸体。一身铁黑色筒短长衫装扮，完全迥异于他们和帝梵天的人，有第三方势力加入？瞬间，燕飞和燕尘对视一眼，心一下沉了下来。

铁黑筒短长衫？佛仙一水上没有势力是这么打扮的，甚至没有人这么穿过。这是什么人？难道追赶君云的人除了帝梵天还有其他人，抑或是那个神秘人的人？

落羽没有出声，只踏着尸体一步一步、一个一个翻过来看。面色很沉稳，神色很镇定，但是越是这样的沉着和冷静，越发让人担心。

云弑天感受到落羽的情绪波动，没有安慰，没有说任何的话，此时任何的话都是多余，他只是死死地抓着落羽的手不放。

身旁紧跟的燕飞和燕尘很想开口，君云是那么重要的人，帝梵天不会杀死他的。但是混乱的时候，谁能保证呢？帝梵天不会出手杀君云，那神秘人的人呢？

眼看着前方的尸体已经没有几具，落羽高高提着的心还没来得及松懈片刻，望着前方的眼睛陡然圆了。双眼瞬间血红，目光一眨不眨，没有狰狞的气息，但那一瞬间的眼神变化骇人之极。

云弑天、燕飞一愣，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就在前方，一块断裂的黑石下，一道人影横陈在那里，衣襟散乱，浑身血迹，只露出半个背影，身边散落着一枚雪白色的小玉扣。

雪白色的小玉扣是落黎五岁的时候与落羽一起雕刻而成，送给他们的爹爹做生日礼

物的。上面雕刻着一根羽毛，一簇篱笆，爹一直喜欢，常年片刻不离身地带着。而现在这小玉扣，简陋的羽毛和篱笆，陈旧的成色和久远的质地，明显是她和落黎刻的那枚。落羽一步一步缓缓走上前去，神色平稳得几乎不见波澜，冷静得好似天山上的寒冰。

云弑天眉头拧成一团，握着落羽的手越发紧了。二人缓缓上前，落羽低头拾起那枚玉扣，紧紧地握在了手心中。目光抬起，突然一把挣脱云弑天的手，伸手就向此人推去。

“我来。”云弑天突然俯身压住了落羽的手。

“不，我自己来。”落羽推开云弑天。她自己看，是真真假，她亲自动手。

云弑天看着落羽，她骨子中绽放的坚强让他动容。伸手，猛地一掌推开那压着尸体的大石，落羽深吸一口气，拽住该尸体的胳膊，一下就把尸体翻了过来。旁边的云弑天等人紧盯落羽，手都做出了酝酿斗气的形状，准备保护落羽。

静默，只有一瞬间的静默，却让周围的所有人觉得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不是。”微微的闭眼，落羽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声音中充满了解脱和如释重负。

“不是就好。”燕飞和燕尘同时开口，缓了一口气。而云弑天面色依旧不动，只是伸手搂过蹲着的落羽的头，紧紧地压向自己的腰部。

落羽没有反抗，把头埋在云弑天的衣襟上。厚实的袍子吸取她脸颊上轻微的水渍，什么都没有留下。

“君王，这边有线索。”就在此时，一直隐没草地中暗暗潜出的燕林突然在远处喊道，燕飞和燕尘立刻赶了过去。

“走。”落羽听言站起，面上重新恢复那坚强的硬气。云弑天重重地揉了揉落羽的头发，什么都没有说，重新握紧她的手，朝燕林处走去。

有些问题，有些感情无法真正做到感同身受。落羽心中的惊怕以及坚强，他可以感受得到，却无法替她分担，只能站在她的背后撑住她，让她知道她的背后有他在。

“风部的暗号，他们朝着这个方向退去了。”燕尘细细辨别着凌乱的记号，沉声快速道。

“走。”云弑天冷喝出声，袖袍挥动，带着落羽两人并肩朝暗号所指的方向飞速而去，身后燕尘等人紧追。沿途顺着尸体倒毙的方向驭气前行，看样子，三方势力互相牵制，谁也没讨好，各有死伤。

天开始暗下去，风凛冽地刮过来，就像落羽此时的心情。在云弑天他们前行的前方，是荒城最险峻的一处地理环境。非悬崖峭壁，非道路难走，非魔兽纵横，而是死地。

望天涯上，一片欢歌笑语。各处的布置都拉了出来，马上望天君王就要大婚了，只要再过一天。

“都筹备得怎么样了？”云穹详细询问着各处打理的人。

“一切准备就绪。”

“那就好，到时候我不容许出现任何的纰漏，否则你们自己看着办。”

“是，臣等知道。”

一切都安排妥当，云穹屏退众礼官，扭头朝身边的副官道：“你去把风无心找来，我有事情要跟他商量……”

“长公主，长……”

云穹一话还没说完，风无心就从外面肝胆俱裂地冲了过来，云穹一愣。精美的殿门被风无心直接撞飞，碎片四下飞溅，风无心横冲直撞地进来。

云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风无心，却见他面无人色，身体都在发抖，表情骇极。

“出了什么事？”云穹一下站了起来。

风无心看着云穹，那口一张一合，却说不出话来，只是手中抓着一页信纸不断地颤抖。

云穹连忙抢过，低头一看。燕尘处角龙乃是望天涯最高级别的密探，情报只有云弑天、燕尘、风无心和她四个人可以看。这个时候却有角龙密报，云穹心中瞬间升起不妙的感觉。

一眼看过，云穹手一抖，角龙密报飘飘悠悠地从她手中坠落，落在了地面之上。云穹脸色瞬间惨白，金阳透过窗户，照射在那飘落于地的信纸上。

“半年前，帝梵天曾亲去非羽王国，暗中见过一人，言谈甚欢，倡导合作，余费尽心思调查良久，终于今日揭出暗会之人真面目。乃当今声名鹊起的君落羽之父君云，君王慎重，万自慎重。”

秋阳绚丽，此刻却从内到外阴冷得让人无法承受。“言谈甚欢，倡导合作”这八个字，惊得云穹几乎整个人也抖了起来。半年前，帝梵天就与君云见过面，而君落羽与他们君王才认识不过三个月。

倡导合作，如何合作，君云与帝梵天合作？他们是一伙的。

那关押、抢夺、扣留是什么意思？有人夜袭动乱，梵天阁动乱是什么意思？这是个圈套，是个针对他们望天君王的圈套。而现在，他们的君王去了，去亲自接他的老丈人去了，只带了十个人，只有十个人……

第十二章 落日起仓皇

秋风吹过，桂花香艳，那丝丝甜香，此时却阴寒入骨，冷冽得寒心。

“君落羽，君落羽！”短暂的沉默下，云穹突然怒极而呼，“枉费我君王一片真心待你，到头来你却是个奸细！”咬牙切齿，云穹一瞬间双目血红，黑发无风自动，旁边的风无心打了个寒战。

落羽那么好的一个人，看上去对他们的君王真心诚意，誓死相随，刀山火海，地狱黄泉，为了君王好像都会去闯的样子。这样的感情是假的？这样命都不要的生死相许是假的？

那要是不假，君云那里怎么说，帝梵天对落羽这么好又怎么说？这从天而降的大好消息来得如此突兀，又是怎么说？一切进展得如此天衣无缝，甚至让他们来不及有一丝全盘的考虑。

一念思过，风无心满身心都冷了。好深的心机，好精彩的演技，瞒过了他们所有人的眼睛，包括他们称雄大陆的君王。想起那日隐族王宫，落羽那么决绝地回了头，要与他们君王生死一路。那时候他的激动、狂喜，甚至当场就做了决定，以后君落羽在他望天涯一天，他就护她一天，对她誓死效忠，可以为她舍了命去。

但是，现在风无心那握紧的拳头骨头都开始作响，手背上青筋直冒。他现在才看清楚，都是演戏，都是假的，若没有这么精湛的演技，这么决绝的感情，他们会如此信任她？他们君王会为了她的事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绝对不会。

仰天长啸，风无心牙齿咬得血丝迸射而出，她这是要帮助帝梵天灭了他们的望天涯。

凤袍罗衫原来梵天阁早已经准备好，把消息送到了他们眼前，落羽是他们梵天阁的主母，是他们帝梵天的人。风无心紧握的拳头中，鲜血顺着指缝流下来，他却没感觉到丝毫疼痛，这简直是当着他们望天涯所有人的面，狠狠地甩了他们一巴掌。

“想害我们君王，想灭我望天涯，绝不能让他们得逞！”风声嘶吼，狂乱得惊心。

“来人啊！”怒极的云穹双手陡然抓住华丽的裙袍狠狠地往外一撕，那为云弑天和落羽准备大婚的礼服被撕得粉碎，门外的副官立刻飞奔而进。

“调集乾坤八部跟本宫走。”素手一挥，云穹血红着眼朝门外狂奔。

“是。”

“不行，望天涯此时如此情况，你若没在，这局面如何压制，你留下，我去。”风无心袖袍挥动，当前就要抢出去。